

海边山歌

浩瀚大海，小小一角北部湾。湾畔北面，沙白草绿，山峻水热，大凡做海的、种田的、看山的平头百姓，芸芸众生，大多爱唱山歌。这山歌，又叫西海歌、东海歌。地在海之南，偏叫西海东海，此歌名有点跷蹊。跷蹊归跷蹊，人们不管，有饭照吃，有歌照唱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歌哟！牵牛下田，荷枪上山，撒网入海，便有歌呢呢娜娜啊啊喔喔地发出，这时候，牛停步，山回应，摇橹的妹仔也走了神。一会儿，有人答唱，一人两人，十人八人，几十人成百人，哎哎声，啣啣声，响成一片。如果是婚嫁奔丧，那声更惨，那情更切，搞和四荒八野也不得安宁。从古从今，也如哀。

人常云：歌言志。志壮则歌豪，志衰则由靡。此言可疑。唱海歌之山民，可占山扎寨，劫富济贫，可举戈起义，响应革命；唱海歌之海佬，能劈波斩浪，逮鲸斗鲨；就连碌碌之农伯，也会随时代之风云，创不灭之业绩，然而唱起海边山歌，一样的惨惨痛痛，凄凄怆怆，缠缠绵绵。海边山歌的哀切之声无损陶冶，情感来得更深沉更豪放！

歌唱得最好的当然是歌客歌姐，他们才思敏捷，能随心所欲，风花雪月，人鬼狗马，皆可拉扯入歌。村口街头，田陌岭脚，哪里有一堆人聚着，中间多半有歌客。歌姐一旦走进这村，这村便兴奋到天明。好的山歌客，不亚于影视歌星。二十多年前，一歌姐在合浦西场罢台对歌，七个歌客轮流围着她攻，四天四夜下来，她眼不困，嘴不干，喉不哑，歌不乱。一时间，名声大噪，至今仍传为美谈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到过一渔村，村中老孺皆会歌，然而上面不准唱，说这山歌是糟是粕。一海佬不知天高地厚，在村里唱了一首：“无心机啊无心机，娶只老婆摸弥者……”结果被斗三日。这海边没有山歌，人们好闷，腿乏力，手没劲，渔业减产！队长怕影响“促生产”，就暗地里叫一歌姐上船。船驶出旷海处，歌姐开声，声也厉，情仍惨，但海佬开心。当夜“大着”，鱼虾盈舱！

哦，海边山歌，它就靠这以哀奋志，似损实益的特异功能，在广大的天地中占一席位，即使小如石子，却洗刷不掉！

（高良铨）